



美的殉道者—吕茨



K825.1

5
2

美的殉道者——吕荧

吴腾凰 杨连成 著

B017/2

北京燕山出版社

B

595253

美的殉道者——吕荧

吴腾凰 杨连成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交通部情报所出版印刷科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 8 字数 154千字

1989年4月北京第一版1989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定价：2.50元

ISBN7—5402—0127—4/K·0028



吕 炎



(左)吕荧之女潘悦
(中)骆宾基 (右)吴膺虞



吕荧手稿

美学家——吕荧之死

(代 序)

骆宾基

《美的殉道者——吕荧》一书，是作者吴腾凰同志，在公余之暇与杨连成同志两人合作而完成的一部传记文学作品，由于该稿在南京版的《青春》丛刊选载部分章节而为吕荧同志的女儿潘怡、潘悦姐妹所赞赏，并乘作者来京开会之际，偕同过访，讨取书序。

遗憾的是，适逢笔者精力不遑，很难提笔再作伏案工作，且病于目，也很难在限期内通读15万字之多的原稿。由于潘怡之赞，又由于作者吴腾凰同志谈及走访有关吕荧同志生前同道及难友，搜集素材的经历，深信这本书是符合于史实的传记文学，更加以笔者与逝者生前友谊之笃，为了庆幸这本传记的出版，愿以一篇曾刊载于香港《文汇报》上的

《美学家——吕荧之死》权作“代序”，以为笔者所奉赠之“冠戴”仪礼，意在装饰。悦人心魂之美的眉目，还在本书所呈现的品貌与情态。

希望本书不但得到文学史家、评家的理解与赏识，更希望它会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欣赏而能对人生旅途中“美”的探索者有所启迪。是为笔者“代序”题下的附语。

一

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到了力渐竭、气渐衰的晚年，更何况是在病中。很多该写的东西还未及写，很多该整理出来的文字，还未整理完，不想，又突然接到了吕荧两个女儿的来信，告知我，他们的父亲不是病逝于上海，而是在1969年3月5日病逝于北京清河农场。并附录了中央有关审理部门1979年为吕荧平反昭雪的“结论”，说明1966年6月间把吕荧作为“影响社会治安”的“胡风分子”再次隔离，给以“强制劳动”的处理是错误的。

因之，我原来听到的“吕荧60年代死于上海”是“传闻”之误了。

我读过潘怡、潘悦两姐妹的来信，默然久之。显然，过去的“传闻”掩盖了事实真象，这样，笔者就不能不做以上的订正，而对吕荧其人及其死说几句话了！

二

吕荧，本名何佶，安徽省天长县人。据碧野的《忆吕荧》（注：见《北京文艺》七月号）所记，吕荧在30年代是

北平《浪花》文艺社的主要成员之一，还是北京大学的运动健将。但我认识他的时候——在40年代中期——他却已经是个面目清癯如瞿秋白式的“文弱书生”了。当时，他已离开云南大学的教职，住在新婚的夫人潘俊德在涪陵的家宅里，正在翻译普希金（他译作普式庚很接近俄语语音）的《欧根·奥涅金》，而笔者在涪陵邻县的酆都教书，刚回重庆来看形势，不知“迁都”之后怎么办，因之在冯雪峰的住处相遇，自然大家都是很高兴的。只见他，两眉细瘦，面目苍白，穿着半旧的灰色西装，结的领带也不显眼，在屋里还罩着旅行式夹大衣。尽管纸烟的雾气弥漫整个房间，却不开窗，怕他受凉。可见客人体质是多么弱，而主人对他又是多么爱护，多么亲切和器重了。当然，吕荧也是很自尊而持重的。

第二年，我们再次在重庆相遇，是日本投降以后了。他以“泥土社”的名义，私费出版了《人的花朵》——一本论诗人艾青与田间的新诗评论集，40年代吕荧据此做为左翼的文学评论家，在中国新文学界象新星一般惹人注目地出现了。同时仍在译著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而面色也仍那样苍白，进屋仍然不敢摘帽，怕风，怕受凉。

三

但当1949年初夏，我们两人作伴，一起离开香港，满怀对于祖国，对于未来的充满光辉的希望和信心，乘船北上时，他却和我同样只穿了一件衬衣，也不结领带，衣着随便地在甲板上散步，瞭望海阔云低，而又一片渺茫无际的景

色。一位从英国留学回国的女导演为我们两人拍了唯一的一张“合影”。在我的印象中，这仿佛是他生活中最轻松的一段旅程了。仿佛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祖国的未来，就是自己的未来，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未来。当时，笔者是刚刚离开南京特刑厅的监狱，绕道香港北上，而吕荧原在台湾一所大学里教书，是从台湾归国的。

“台湾当地人都说汉语么？”

“不”他思索着，显然是思考着我的提问，然后回答：“殖民地化太久了，都说日语”。

“讲课呢？”

“我用英语”。

他如哲学家般不断的思考着什么。读者从这简短口气里也会知道，吕荧谈话是多么地严肃，认真。这位普希金诗作的译者，艾青和田间的欣赏者和歌颂者，是一个多么慎言谨行的人物。

他一支烟接着一支的吸着，显然是在思考着过多的与谈话无关的问题，在酝酿未来的写作。体质那么弱，精神却又那么健旺，仿佛一个桀骜的骑士一般。但他的那么单薄的体质能负担得了他所思考的——关于文学艺术，新诗与诗人之类问题所积压起来的重量么？

四

但美学家吕荧，却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

当胡风的理论及私人通信方面的问题，作为反革命的罪证公布出来之后，这个即便闲谈中每一句话，也都加以慎重

思考的美学家、《列宁论作家》的译者，在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有一二百人参加的批判会上，却当众提出了与当时党报的《编者按语》，以及与会者的发言全然相反的论点，认为思想意识领域里的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自然，吕荧在不少的嘘声中被赶下了讲台。

他当时只知道列宁在批判俄国的民主派作家的一贯采取的“两点论”。例如，列宁指责《钟》的编者赫尔岑为一些革命派知识分子所不齿，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罗柳波夫，谢尔诺——梭罗维约维奇，新的一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代表人物，他们责备赫尔岑这种从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退却，是一百二十分正确的。不过，公平讲来，赫尔岑虽然这样在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但是他终究是多半趋向民主主义的”，并称赞赫尔岑，曾经“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指赫尔岑“为波兰而辩护”——见吕荧译《列宁论作家》第35、37页）但是，他仅考虑了赫尔岑的是非与胡风的功过，却完全忽略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的诗人与作家——连笔者也包括在内——对党是怀着一种多么虔诚的信赖，又哪里会认识到在胡风的问题上，最高权威者会带有个人的主观成份，而且以个人的主观判断代替了法制呢？他们是那么不加思考地对党怀着一种虔诚的热忱——已经带有宗教式的个人崇拜苗头了。

自然，吕荧作为胡风分子被隔离审查了。而一年之后，审查结果是“吕荧没有参加胡风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经“中央十人小组”批准，于1956年5月25日解除了审查。以后，在胡乔木的关心下，吕荧关于美学的专论在《人民日

报》上发表了，1959年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美学书怀》，据此，奠定了这位诗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美学者的基础。

用他自己曾经阐述过的一句话说：“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性的标准”（见《美学书怀》——37页），今天应该说，在胡风问题上，他是正确的。因之，可以说，美学家吕荧是我们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荣誉，而60年代开始却成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的薄弱的体质终于负担不了脑子的重荷，脑神经爆裂式的病变了。于是在上海住进了精神病患者的疗养院。他的有数的几个好友之一——聂绀弩曾在上海的这所疗养院里探视过他。

如今，美学家吕荧已病逝于北京清河农场整整10年零6个月了。坟墓自然是没的，而骨灰在那里，恐怕也很难查找了。但是吕荧有他的几本译著在，这将永远流传于后世。在社会风气中，将起着净化的作用。它们将永远散播着芬芳，因为译作者吕荧本人就是我们民族的花朵。

今天，当他逝世11周年零6个月的时候，我仅献上这一束文字，算是墓前的致哀！

我们永远怀念你！

1980年9月5日

满江红

悼吕荧学兄

紫万红千，真明媚，又逢春色。空叩问，斯人何在，九天岑寂。八府圻前同笑语，门帘桥畔怀踪迹。记萤窗忧愤论危亡，心丹赤。

书生梦，原清白。朋友道，由忠直。怅深山幽径，大都华宅！文笔自能传世代，性情尤足光篇策。正枝头悠越到莺声，思畴者。

殷 焕 先

1985年于山东大学

殷焕先：吕荧中学时代的同学，山东大学的同事。江苏六合人，教授，中国语言学家。

目 录

第一章	书香门第.....	(1)
第二章	“母爱”春晖.....	(7)
第三章	“污暗的春天”	(14)
第四章	书生意气.....	(22)
第五章	“铁于是成钢、成剑”	(33)
第六章	流亡途中.....	(42)
第七章	初到春城.....	(53)
第八章	“人的花朵”	(61)
第九章	入川执教.....	(69)
第十章	“普氏”竖琴.....	(84)
第十一章	寒窗萤火.....	(90)
第十二章	“孤傲的骑士”	(99)
第十三章	海滨宿舍.....	(107)
第十四章	大海之子.....	(117)
第十五章	“倒春寒”	(130)
第十六章	历史将证明.....	(137)

第十七章	戴枷行.....	(151)
第十八章	山不转水转.....	(157)
第十九章	“胡风分子”	(166)
第二十章	“美学书怀”	(173)
第二十一章	“疯子”	(181)
第二十二章	茨菰花.....	(191)
第二十三章	招魂曲.....	(200)
附录一：	吕荧年谱简编.....	(207)
附录二：	吕荧著译目录.....	(221)
附录三：	生活土壤上的批判与追求.....	(224)
后 记		(238)

第一章 书香门第

冬天，过早地来到了皖东大地。民国四年阴历十月（公元1915年11月），天长县仁和镇萧条冷落的街市在凛冽的寒风中颤抖。陶家湾稀疏的芦苇在与冰碴的碰撞中，几声呜咽，几声啜泣。通往扬州的官马大道象一条长长的布带儿，缠绕着、牵扯着丘陵起伏的乡村、田畴、茅舍。

薄暮时分，一驾四轮马车从官马大道上急奔而来，转瞬间拐下了陶家湾河堤，驶向新何庄。

新何庄算得上有钱人家合族而居的一座精巧的庄园，内有三进三出的东方古式建筑，廊腰曼回，层层迭迭，琉璃瓦、双扇门，假山、荷塘、凉亭，掩映于红花绿树之中，四周躺着一条清澈见底、深宽适度的圆形围壕，家人亲友来往进出一律要等候楼门上落下吊桥方可通行。从外面看，新何庄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封建堡垒；进里面瞧，又是一所充满了书香墨迹的学堂和摆设清雅、建筑考究的乡村公园。马车上坐的来人就是新何庄的主人——何锡麒。何锡麒因文武双

全，十二岁考中秀才，能做古体诗，会写悬手字，一拳能砸碎十块砖头，排行在二，人称何二圣人；又因他饱读经书，为人仗义疏才，不辱礼节，又有“何善人”之雅誉。看上去他有一副风度翩翩的绅士派头，清瘦白皙的脸上挂着旅途奔波的疲劳，灰白色礼帽罩在头顶上，黑色缎面长袍随风摆动，宽大的衣袖里揣着一封心爱的家书。家书大意是：妻子近日将生二胎，身为孩子生父，当于公务忙碌之中告假回乡，迎接孩子出世，也好关照分娩中的妻子，何锡麒深谙家乡礼俗，他这个安徽自治报社总编在接到家人的来信后，换上商人服装，打点随身行李，从安庆乘船到镇江，北渡瓜洲，经扬州，一路赶道回府。

行至庄前，已经日落云低，吊桥早已稳稳放下，庄子里静悄悄的，灰暗的客房、厢房里飘出一缕缕香火，庭院里光秃秃的老槐树上架着一个岌岌可危的寒鸦巢穴，唯有村前一丛秀竹给归来的主人一丝生活的绿色。

何锡麒常年在外供职，平时结交一些清末儒生，多数是他于清末民初时就学于青岛大学的“同窗”。家里房产土地，人来客往一应由令堂何锦章操持。父子俩话难说到一起，屁股难坐到一块，守财与仗义成为潜伏在何家两代人之间的内在矛盾。

何家原先住在天长县城西门外大河湾的盐店庄，前三代远祖何琛精于外事，官运亨通，在明代崇祯年间，荣任越南交趾国总督。在科举盛行的封建社会中，逆推何氏家谱，不乏举人才子，官场墨客。官府风云变幻莫测，何家盛衰当在常理之中。清代雍正年间，先祖何秉钧因督运皇粮翻船丢掉

漕运总督的乌纱帽不说，还被朝廷判处斩刑，赎光全部家产，方免一死。从此，声名显赫的官宦之家一落千丈，“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家产殷实的盐店庄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府，树倒猢狲散，只剩下一个活脱脱的空壳。太平天国时期，英王陈玉成驻军天长，名震江淮的“英王府”设立在何家堂屋，太平军控制了“背淮掖湖、面大江、覆平楚”的军事要冲天长，在这块人口稠密、生产发达的富庶之地站稳了脚跟。家道中衰后，何家家族中有一支迁居到远离城池的陶家湾定居。为偏安一隅，何锡麒亲手在仁和镇西头兴建一座村落——新何庄。从此，何家大户中的这一支就过着清苦寡欢的乡间生活。

每想到天下动乱、家世沉浮，正当“而立”之年的何锡麒就对多变莫测的官场产生一种疑虑和恐惧之情，不论自己的下代是男是女，断不可跻身官府；当传我书香门第、知书达礼之家风，决不可重蹈先人之覆辙。

何锡麒回到家里停歇数日，对上代人积存书画典籍略作整理归类，静等一个新生命的问世。长子何隽先天发育不良，不满周岁即过继给老何庄叔伯，何家无论落到何种地步，总是高邮湖畔的名门大族，怎能没有一个健壮聪颖的后代？装在妻子张氏肚子里的究竟是他身上的血肉，他生命的延伸，他焦急地等待着新生儿的落生。

“哇——”甜润如丝，轻柔如帛的哭声，在静默等待中的新何庄府邸，不啻为响起一声春雷。这是何家二公子生命的第一声呐喊，何家大院里的头等喜事！主人脸上立即焕发出兴奋的神彩，堂屋案台上高挑的红烛仿佛婴儿红润润的小